

穀梁補注

冊五

卷之三

三

穀梁補注十二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二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

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

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補曰詩曰維予胥忌毛傳曰忌怨也說文曰忌憎惡也再稱晉侯各為一事明其既怨憎於曹又

怨憎於衛凡有舊惡無不念也常例當言遂伐衛為繼事辭張洽曰報施救惠取威定伯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

大義與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之魯從楚圍宋之陳蔡呂大主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晉乃舍而攻曹衛者陳蔡鄭許邇楚者

也曹衛邇宋者也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時方圍宋晉欲釋宋之圍致楚而與之戰也文烝案二說深合事情而晉文初念實主脩

怨故經以忌為義張洽又據左傳事迹以為文公終始徇私報怨得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蓋取周禮三刺之法補曰公子買子叢也爾雅曰戍

遏也韓嬰詩傳曰戍舍也毛曰守也莊十七年何休注曰以兵守之曰戍說文人部伐戈部戍並從人持戈廣韻戍從人荷戈王筠

曰廣韻所據是也詩何戈與殺又殺之古文作殺從人皆同意李巡爾雅注曰卒事之已也范注刺殺爾雅文孟子言刺人而

殺之則二字亦微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本公羊諱者經例因史例也明堂位說魯君臣未嘗相弑弑本是殺字君為臣殺則書薨

書卒臣為君殺則書刺是所謂未嘗相殺皆魯史舊法也晉語曰刺三卻刺欒盈亦本晉史辭數刺取三刺之法本杜預案周禮小

司寇司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補曰此猶外之稱人以殺也有

罪故不日從不日卒見惡之例不發傳者刺偃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曰外殺大夫皆時

公子啓曰公啓魯大夫補曰疏曰舊解云公啓即公子偃啓書曰者啓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襄二十三

年傳引遺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

可也補曰不卒戍一句蓋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者也不之一字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公之附楚以敵

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說而後世史書但云某官某有罪棄市或

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為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為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視古經為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

褒諱事無黜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楚人救衛補曰鄭玉曰見晉伐所必救能致城濮之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男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晉文初霸嫌得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

忌怨深補曰凡諸侯執諸侯稱爵斥執者皆是惡之之辭傳并明通例也晉文執曹伯執衛侯兩文相對甚明解此以見彼男

與也補曰公羊同爾雅作子祭統曰界之為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界宋公也上界

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界公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楚子治其罪今執曹伯不言歸于宋而言與宋人者是使宋公拘

執之補曰此猶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人者衆辭故不嫌也注首二語連上界與也句作解左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

宋人葉夢得以為此經當曰界宋人田不言田者經成而亡之又謂穀梁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汰哉斯言且安見左傳必

不誤乎傳上文乘軒者三百人明是因曹風三百赤芾之文誤以為實程子曰詩但言其多耳曹國小豈容有三百知左氏誤者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補曰

謂晉侯一戰而霸也時楚使得臣將師楚無師無大夫故戰稱人

也敗稱師與燕同義傳例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又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書日中國雖與之結日列陳既能敗之則不欲詳之也楚較他夷狄為進故不直言敗楚師而結日之

戰得書日○撰異曰齊師唐石經作齊侯誤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補曰宜申以其來我書至此與有大夫者同文但

仍未得氏也楚殺得臣公子側皆賁軍之將也經

衛侯出奔楚

自以殺大夫見義耳文不蒙上不論此等情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稱子者

時衛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補曰衛子衛侯之母弟夷叔武也杜預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

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諱

而不正補曰下有王所文會天王可知故可為諱也不如齊桓外內有疑文者從桓已足見義又據左傳是月己酉王命尹氏及王

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在癸丑前五日是則晉文既受命無所可疑故與齊桓異文傳前言桓非受命之伯則晉文既

受命亦足以明也不致者會天王譎而不正是惡事○說左傳者謂王官之宰臨盟先同姓後異姓又先衛後蔡春秋所書會之次

非盟之次也案此說欲以左傳合經殆非也竊意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是盟詛初行時舊制則然自齊桓以異姓主盟其制變矣

衛或舊在蔡上後來亦變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最得其實言其序其會則盟在其中矣左傳衛祝佗稱

周府之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此周人自據舊制記而藏之也至謂臯鼬之盟長衛於蔡則

左氏求合踐土載書虛增之也所以知周府載書非鑿空而臯鼬長衛不可信者彼上文分魯公分康叔分唐叔云云其數典必皆

有據而謂君以軍行則祝出竟若嘉好之事祝無事焉則與經侵楚之文亦顯相乖刺明彼傳須分別觀之而釋例正義皆曲說也

又此踐土盟左傳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與傳言會天王似亦不合

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非京師朝補曰此發書所例也詩小雅云自天子所

天子之所觀禮云女順命于王所考工記云不屬于王所鄭風又有公所之文彼皆當時恆稱春秋脩辭則別有義例也胡安國曰

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

所其宮室道塗可以豫脩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於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

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譏正其本之意也文烝案胡

云天王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為致天子傳及公羊皆以河陽為再致杜說非也此傳與下朝傳互相備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為下卒出也公羊以復歸與歸為二故何氏

有此例不可通於傳復歸與歸同奔歸與執歸則異奔歸月執歸時下三十年徐邈說得之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自楚嫌與中國異也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中國猶國中補曰注凡

訓中國為國中者隨文為義詩中谷為谷中戰國策東山之君為山東古人語多如此君實有國舊為君故言復也此發復歸通例

鄭之名失國也

補曰疏曰重起失國之例者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嫌出入異

故傳發之文烝案出不名則入名明失國也出既不名故傳重舉例耳不必言惡其藉楚之力

衛元咺出奔晉

補曰訟殺叔武也不書衛侯殺其弟武者時不以告史本無之

陳侯款卒補曰陳穆公也前稱世子非不正蓋不蒙上月在惡之之

宜時也不葬者魯不會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來歸寧

公子遂如齊聘也補曰不應注於此宜刪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稱子在喪也補曰温晉

地本温國狄滅之襄王以賜晉文杜預曰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

在鄭上蓋主會所次○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公羊亦有之邾子板本左氏作邾人誤唐石經亦作邾子

諱會天王也復致天子補曰此下言王守其為會天王尤明

天王守于河陽河湯晉地補曰守巡守也孟子引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所守為守巡

之亦為守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為天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注引禮記逸禮亦曰天子巡行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

用狩○撰異曰守左氏公羊作狩左亦一作守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巡

守之禮故以自行為文補曰全者深正其義下句是也踐土言朝直承會下此再致天子失禮尤重故須特為全文注前三語本左

傳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補曰此所謂全也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



陽知此守卽是上會河陽卽是温非别有巡守之事但論其事則會卽是守論其文則旣言會又言守若别有守事然故曰爲若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睹此則尊王之辭信爲仲尼特筆李氏以爲春秋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錄大事始作以制義也左氏公羊以此守爲狩卽狩部之狩左傳又謂晉侯使王爲狩皆失之李廉曰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辭是矣爲天王諱也補曰晉下陵而王上替諱之以全之水北爲陽山南爲陽補曰之所照曰陽南爲陰南爲陽則北爲陰温河陽也補曰晉之河北土田衆多温亦其一邑耳陽則北爲陰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

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者蓋欲尊祖禰共

其樂補曰言朝于王所不得言如京師是足明其非禮重發傳者嫌朝王與諸侯相朝異也獨公朝與諸侯盡

朝也補曰起下主善以內句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補曰起下目惡以外句時史本以其一歲再朝特書日以見非常君子從而取義焉公羊曰其日何錄乎內也非公獨朝何錄之有

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補曰主善謂言朝目惡謂謹日此猶桓

十三年傳言由內及之由外言之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鄭嗣曰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

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補曰申上善意也辭有逆之而順者名之正辭之盡會于温

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

子故以廣大言之補曰猶言東巡守西南北巡守因上言尊天子覆解上經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補曰杜預

左傳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孔穎達曰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

壬申公朝于

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

補曰杜預曰壬申十月十日

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

已慎矣

以臣召君慎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補曰此與目惡意相足夫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禮樂

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歌歸焉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事慎者既謹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

得其說又無從益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繼以丁丑云云疏漏之迹顯然闕疑之意則善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為伯討也與上及成十五年二文皆相對一年之中

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為信案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前驅射而殺之胡銓以為此

康誥所謂兄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祗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

此入而執補曰亦晉

侯入衛而執謂自温渡河入衛也温在河北京師及衛在河南案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此

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此正說經文也

又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此說下經文言咺訟既直乃得書其歸也夫咺在晉而衛侯得與訟則咺從晉侯在温即隨入衛可知

也王在温而歸衛侯于京師則是時王將反京師可知也左傳並載於會温後又其後舉王守公朝二經乃是補序前事故以是會也一句為更端也又以壬申公朝丁丑圍許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明入衛等事皆中間四日事也杜預並以為十月釋例又疑是十月也其不言入何也補曰據曹言入不外王命於衛也入者自外來伯衛王之土故歸之于京師緩辭也辭閱容之故言緩補曰與成十日不外王命

斷在京師也補曰申上緩辭意明得正天子為天下朝覲訟獄所歸此年備見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補曰此公羊所謂君入則己出君出則己入自晉晉有奉焉爾補曰

疏曰又發傳者嫌霸者與凡諸侯異還居位則皆言復重發傳者嫌大夫與君異故發以同之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補曰大夫為國體與君共國復

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許比再會不至遂繼事也繼事會于温而圍許補曰重發傳者齊桓是伐與救與次晉文是圍並霸者之事故詳之也疏曰會温已訖中間有事或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謝湜曰諸侯朝王許獨違命書遂圍許得討叛之義俞皋引項氏說以為晉文公經略中外自今年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始歸於晉文自南而北始歸於晉文烝棗冬會乃再出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三月為晉侯所執今方歸復者復中國也補曰重發復例者此未復而言復將陳其

義故重舉以同之曹伯本宜言復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

王命也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

遂會諸侯圍許補曰段玉裁曰左經亦作圍許傳作于許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恐被釋而遂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曹伯會事之

成重言諸侯者順繼事之文也經通王命言復使若身既反曹自

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補曰重

此朝而不言朝嫌又異也公羊曰夷狄之君其曰來卑也命而稱朝此謂卑賤之故直

言來矣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即襄十八年注云不能

行朝禮是也文烝案公不在亦得言來者葛盧未見公輒反至冬復來見公其事甚明故無嫌也

公至自圍許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若無圍許事則會温再致天王亦不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某地補曰

當云周地即昭二十三年之狄泉也案左傳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皆大夫也惟蔡無名氏或是闕或卑者也宋序齊上孔穎達謂公孫固為大司馬尊也自晉以下皆稱人者傳例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不稱氏名也左傳

以王人爲王子虎是否未可知不日者晉文不至諸國皆大夫既序其人則去其日亦所以略之不致順略文○撰異曰左氏無公字左傳有之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公會翟公羊作狄二字通用

秋大雨雹

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補曰此本劉向也漢書五行志

劉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公未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臧琳曰范注當以此補正之文烝案不月者蓋歷月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

元咺訟君之罪于伯

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

下皆失故曰罪累補曰疏曰言有二義者殺無罪罪全在君罪累上上下下俱失文烝案注說甚正然非有二義也傳意里克丕鄭

父元咺甯喜之屬罪惡固不可掩而春秋書之專以罪君大夫之罪經所不論罪累上與殺無罪其例無異特以里丕之等究不可

云殺無罪故謂之罪累上非謂君子有所分別其閑同一稱國之文而有二義也此重發傳者里丕弑逆嫌與異也又言以是為認

君者言經著累上之辭者以是為認君故也認君者致殺之由君臣無獄是不待言但君而為臣所認君之失道甚矣於此而專殺

大夫則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義主於責己不主於責人注言譬之於射者是也故為累上之文也傳明言認君而陸淳論上執衛

侯之傳以為不知有與元咺訟事何謬之甚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

殺而後入也補曰胡安國曰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赦事誅意漢人語公羊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以此傳及殺

陽處父傳觀之較然明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補曰孔父己言累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又非必先死嫌非延及坐及也以尊及

卑也補曰重發傳者非以君及臣公子又是貴稱嫌兩臣無尊卑專是延坐非訓與之及也據左傳元咺立瑕為君瑕實不成

君經不以為君與王子朝奔楚同

衛侯鄭歸于衛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者奔則國更立主若故君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

定其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不月補曰舊為君不言復歸者高澗然曰拘於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高說最是國內皆王

士言歸又言復則嫌若有外故曹成公亦同也曹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復言復以見義

###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告魯故得書於策君子仍之明春秋事悉如舊也○嘗論魯之史記

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漏不蕪最為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既約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即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來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弒君不葬內女不葬夷狄不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必載內事如公子慙出奔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大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外事如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晉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王之出居鄭書而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處姑猶入王城又不書惠王之處鄭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三十二年徐邈注所謂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為平允得實而陳傅良趙訪每以左傳事之不見經者臆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細事左傳所無經亦何所互見而存諸雖有發明適滋繳繞學者未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補曰周公名閱

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是會此

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補曰疏曰傳言此者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惡故傳分別明

之文烝案公子結以輕遂重今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襄

十二年季孫宿救合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

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報如京師如晉是

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甯謂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

補曰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相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者謂本當言公子遂如京師公子遂如晉各為一事即葉云大

夫以二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者謂再出公子遂連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

叛京師即葉云疾不專於王是也鄭云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者謂以繼事之文別其尊卑其義明其不敢叛其辭則從入鄆之

例即葉云諱為之辭若大夫之專事然是也然則此為不敢叛入鄆為不受命辭同而義異所以不嫌者葉氏曰大夫之遂有曰盟

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為也案葉氏此

論最明確公羊兩傳皆曰公不得為政蓋未達乎此○許翰曰若意其遣使京師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曹田補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左傳以為晉分曹地予魯也

書取者魯使人取之據左傳國語臧孫辰實往是與盟宿入杞之屬異亦直書之者志其事而略其人故從卑者之文蓋凡直書其



事者有此二例矣若祭祀蒐閱之屬則是國之大  
事其例又殊城築浚直以其事志則卑者尸之

###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不敢

制禮作樂終致大乎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  
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補曰疏曰范惟言天人

相與交接故謂之郊或當亦以在南郊就陽位而祭也文烝案周  
公薨云云者今文尚書金縢說也此注全本何休又明堂位祭統

並言成王賜魯郊禘而禮運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公羊亦曰魯郊非禮也劉敞引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以為魯有天子禮樂  
殆周之末王所賜非成王也今以穀梁左氏都不論及姑依明堂

位祭統金縢說可耳又鄭君謂魯有郊無圜丘注末三句本之郊  
丘為二其說可從靈威仰之說出於緯書不可用也傳曰郊享道

也貴其時大其禮郊特牲論郊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  
天而主日也北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孝經曰不從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凡卜郊皆謂卜郊日龜曰卜著曰筮不從

補曰不從不吉也乃免牲補曰牲特牲也用駢犢郊特牲曰牲用  
書曰龜從筮從

之牛角猶三望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  
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

補曰此鄭駁五經異義文見詩闕宮正義公羊以為祭大山河海  
鄭以淮易河左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公羊高齊人蓋據